

語言心適講(1)
——泡湯VS 浸磺水

陳明仁

現代中文有些俏皮，明明是「洗溫泉」，偏要說「泡湯」，事實上「泡湯」是在指「期待落了空」或「事情搞砸了」的意思。不論是原意或「洗溫泉」，用「泡湯」都不妥。

日本人將溫泉稱為「湯」並無不妥，泛稱「熱水」的意思。但「泡」卻用得不對，台語古說「浸磺水」，磺水現稱「溫泉」。問題在「泡」與「浸」的不同用法，他物加入之後，會引起水質變化的稱為「泡」，泡的目的是為了取「變質的水」，如「泡茶」、「泡藥酒」之類的。所以說將「期待落了空」或「事情搞砸了」，稱「泡湯」也不對。「泡」的結果是取其正面的，現代華語卻表示「化爲烏有」。而「浸」是在「不會改變水質」，台語的「浸磺水」或「浸溫泉」才是正確的法。除非有人幾年沒有洗澡，才能將身體去「泡」「湯」。

語言心適講(2)
——倒茶VS 斟茶

陳明仁

可能是受華語的影響，很多人將「斟(thin5)茶」說成「倒茶」。「倒」是「沒有衡量倒出多少」甚至「全部倒光」，而「斟茶」必須要「小心」地將茶甌斟到七分或八分滿，當然要「斟酌」一下。如果是廢棄的垃圾，就可以用「倒」糞掃了。

說到茶，過去台灣話說「lim 茶」，通常指的是「開水」，可以飲用的水即稱「茶」，也有人說「白茶」，加了茶葉的茶，則稱「茶米茶」，畢竟在那個貧困的年代，能夠生存就萬幸了，誰敢想要「添福壽」！

語言心適講(3)
——茶杯VS 茶甌

陳明仁

甌這個詞在古漢語裡還常見，但在現代華語卻不用了，連台語也都幾乎少人用了。過台語有分「甌(au)」和「杯(poe)」，從兩者的發音即可了解二者的用法差別，盛飲料的器皿較深較細者為「甌」，較淺較寬者為「杯」。我們日常生活用的「茶杯」應該都是「茶甌」，日本古裝劇喝酒的那種寬淺的幾乎像碟子的才叫「杯」，或者日本人結拜為兄弟是會互相「換杯」。乾杯是日本話傳來的，他們一「杯」頂多兩口酒，我們台灣人卻是在乾「甌」，不醉也麼哥。其實拜神時的跋杯(盃)，雖然是實心的「杯」，但也是「淺」的。日本人將女性的胸衣分成「A 罩杯、B 罩杯……」就是取其寬而淺之意，若有女性主張她的內衣是「甌」級的，也只好由她去了。

玻璃或紙製的，我們習慣稱「玻璃杯、紙杯」，那是因為屬於較近代的產物，先有華語詞，台語被影響也稱為「杯」，就語言學來說還是稱「玻璃甌、紙甌」較妥當。

語言心適講(4)
——滿VS 淀(tiN7)

陳明仁

只要可能的場合，我盡量講台語，開車進加油站時，我都會先主動說：「拜託，給我添油。」如果說「給我加油」變成「給我鼓勵」的意思了。加油工通常都是年輕的工讀生，也會迎合我而回以台語：「加乎滿？」我會笑著回答：「毋通，淀就好，滿出來攏是開我的錢，加了的。」

將容器盛的剛好飽和，台語叫做「淀」（音tiN7，此字借音而已），若超出飽和而溢出，才稱為「滿」。華語「淀」「滿」不分，很多台語人也受了影響。下次去「添油」時，請記得說：「淀就好，滿是加了的。」

語言心適講(5)
——開車VS 駛車

陳明仁

「你敢會曉開車？」

「開車是卡簡單，有鎖匙就會使開，駛車就卡困難。」

以前台語講「開車」意思是「發動引擎」，做工廠的人，初五隔開後，都會去廠裡將機器的引擎發動一下，稱為「開車大吉」，工人們也會去，不過不上班，開車大吉後，每個人領個紅包就走人了。

駛文讀音su2，白話音sai2，就是駕駛的意思，華語說「開車」，台語應是「駛車」才對，事實上很多人都了解，只因為「駛車」與「屎車」同音，覺得不雅而不用。語言不能這樣斷音取意，如果因為「屎」就不雅，那華語的「便」不是有「搭便車、便當、吃便飯……」嗎，為何沒有人說不雅？更何況台語沒有「屎車」這個詞，載糞的車叫做「水肥車」。前些日子有人說「hau siau5」（說謊）的siau5，表示男人的精液而不雅，以此類推，那華語的「精」神、「精」英、「精」華……，恐怕也不妙了。

語言心適講(6)
——停車VS 插(chhah)車

陳明仁

我的辦公室搬到中華路的西門町，朋友知道後，常表示：「那裡是很方便，就是歹停車。」我就笑著回答：「是驚無地插（音chhah，此字借音而已）車，怎會歹停車，敢你的車擋仔歹去？」

停是連續動作的中斷，很可能很快就會再延續下去，如果要向人問路，「停車暫借問」，可以不用找地方「插車」。事實上中文的「停車場」是「停放車輛的場所」簡稱，意思是「放車」的場所，省稱之後變「停車」，那真正要「暫停」的「停車」反而不知該怎麼說了。台語說插車，也可以說是「拋(pha)車」，意出於船隻的拋錨（台語稱拋錠），船出了問題，要停下來檢查，得先「拋錨」讓她定下來，所以「拋錨」的原始意思是「停船」。車子出了問題我們也引用了「拋錨」，所以找地方「放車」也可以說「拋車」。香港人說「泊」車，取英文park 的音譯，又有船隻停靠之意，也算是好詞。

語言心適講(7)
——停電VS 失電

陳明仁

與朋友聚於一堂，突然一片黑，有人喊「停電」，也有人說「失電」。事後，朋友問我台語該怎麼講。

這涉及語言本身的問題。比較起來，台語比華語「中性」些，華語常會隱帶「價值判斷」，自Johnny Kong（孔仲尼）的「春秋」以來，中文就喜歡「微言大義」，成語幾乎大部份都有「臧否」之意，或「寓褒於貶」等。

台語說「失電」，意思很簡單、明瞭，就是「沒有電了」，其他就沒別的含意。若「停」電，則包括幾點言外之意：

- 一、只是暫停而已，電還會再來。
- 二、不只是我們沒電，鄰居也應該沒有。
- 三、不是我們家的配電設施有問題，而是電力公司不供電。

事實上，在剛暗掉那一刻，我們應該沒有那麼多的資料可以供作價值判斷。

語言心適講(8)
——多VS 濟(che7)、厚(kau7)

陳明仁

我愛問學生一個問題：「蚊子真濟（音che7，此字借音而已）和蚊子真厚（音kau7，此字借音而已），哪一個比較多？」

全部的學生都會回答「蚊子真厚，比較多。」

再進一步問他們，為什麼厚比濟還多？厚和濟用法有何不同，就回答不出來了。

換一個問題問他們：「英語的many 和much 有什麼不同用法？」

這下大家都會了，many 是用在可數的，much 是用在不可數的，同樣地，厚是用在不可數或抽象的，如厚禮數、厚雨水、厚話屎……。濟是用在可數的，蚊子當然是可數的，我們說「蚊子真厚」意思是說蚊子多到不可數了，當然比「濟」還多了。

台語有這種和中文不同的文法，為什麼多數人會不知道？沒什麼，因為我們沒有台語文的教育！

語言心適講(9)
——再見VS 我先失禮

陳明仁

學生喜歡問我「再見」的台語怎麼說，有人說是「再會」，但這個詞也是由「再見」引申而來的。

事實上「再見」這個詞，其意義和字面的意思無關，僅是「告別語」而已。面對臨終的人，我們也可能向他說「再見」，那不是「見鬼」了！

全世界的語言都有基本的「告別語」，但很少像華語用「再見」這樣的字眼，不知是不是講華語的人「輕然諾」，嘴說是「再見」但心中並無此意，僅表示要「離別」而已，正所謂「君問歸期未有期」，說「再見」也沒有「期約」。每當朋友向我說「再見」時，我就會很認真地問：「何時？」

台灣人要告別時，通常會說：「無，我先失禮。」這裡的「無」，意思是「那麼」。或者是「無，就按呢。」就像日本人的「TE-UA MA-TA」或「CHIA」。當然，台灣人爲了更有禮貌也會說「無，請保重！」這就是「告別語」了。

語言心適講(10)

陳明仁

撞球tong7 球VS long3 球

台灣體育界爲了2008年奧運，希望能將撞球運動列立正式比賽而努力造勢，可見撞球在台灣，已經相當熱門且有世界水準了。

撞球，台語叫tong7 球，「撞」是形聲字，「童」是韻母，讀陽去調。意思是用長物去戳東西，如「撞牛跤穿（屁股）」、「用籐仔撞soaiN7 仔（芒果）」。可見受華語的影響，很多人都說是「long3 球」。華語的「撞」兩用，除了用長物戳之外，主動的碰觸也叫「撞」，如「撞車」、「撞牆」（台語說long3 壁）。而且兩者的讀音不分，造成使用上許多不精確。

球本身沒有力道，要用球竿戳後，才有力量去碰其他的球，這時候當然要說是tong7 球，不能說long3 球。

→

語言心適講(11)

陳明仁

——冰箱VS 冰櫥

記得還沒有電冰箱之前，就有人在櫥櫃內放冰塊，載將食物貯放其內保鮮，稱爲冰櫥，或冰櫃。電器化後，華語稱爲「電冰箱」。

四方形平放地上，甚至可攜帶移動者稱爲「箱」，長條形立放稱「櫥」，長條形橫置則稱爲「櫃」。衣櫥、衣櫃、衣箱，我想大家都可以簡單分辨。現在「電冰箱」依其形狀及放置方式，應稱爲「電冰櫥」才對，如照華語亂用，那「貨櫃」豈不是稱「貨箱」或「貨櫥」？

中文常有概念性但不求精確的使用，小時候老師教唐詩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」。問老師「霜」是什麼，回答說「冷空氣降落地面，凝結即成霜」。又問老師「那如何能『月落烏啼霜滿天』？」老師答不出來。長大後才知道，所以「霜滿天」指的不是「霜」，是概念性地指「霜雪之類的」。

語言到底是要求精準還是「溝通」就好？有時，甚至妨害到「溝通」那怎麼辦？

語言心適講(12)

陳明仁

——冰棒VS 支仔冰

小學時，因貧窮而與同學到製冰廠批支仔冰販賣賺取零用錢（當時日語稱「小使」音kochukai，另有「工友」之意），老闆不問身份也不必押金或證件，就把冰交我們去賣，力氣大的用「冰箱」，可裝多些，力氣小的就用「冰瓶(pan5)」裝少些，等賣完將冰箱或冰瓶交還時再算還本錢。

當我在叫賣時，若到鄉下地區就用台語叫「買支仔冰」，在學校就喊「冰棒，賣冰棒」。那時，我很疑惑，在我印象中「棒」是很粗的棍子，打「野球」用的才是「棒子」，一支冰「棒」如何吃得完？插冰的「竹篾」很細，叫做「支」還差不多，後來我在寫暑假作業時，就直接在文中說「我去賣支仔冰，賺所費」。老師用紅筆改成「賣冰棒賺零用金」，並當面告訴我「寫國語要這樣才對」。

我就是覺得不對勁，到現在，有人說「棉花棒」時，我還很懷疑「棒」能掏耳朵嗎，是不是說「棉仔支」比較適當？

語言心適講(13)

陳明仁

——盲縫VS 車暗線

朋友從事於修改衣服的工作，有一次進了一台「縫紉機」，我問他「買新裁縫車仔？」他說「不是，這是盲縫車！」我說「你要請盲人來工作嗎？」

原來「盲縫」指的是「將線縫在布的背面，表面將看不到縫的線」，台語說「車暗線」比較明瞭。本來這種修改衣服的業界都是說台語的，但曾幾何時，華語也侵入了，發明了些不很適當的「術語」，將「車暗線」稱為「盲縫」。

「盲」雖有「看不見」的意思，但其主詞指的是「眼睛」，「失明」的人我們稱為「盲人」，指的是他「眼睛看不到」，若照「盲縫」的解釋來說，「盲人」變成指「看不到的『隱形人』了」。這樣的文法是很錯亂的，但業界就這樣用了。

所以正確來說，「盲縫車」應該稱為「暗線車仔」。

語言心適講(14)

陳明仁

——便利VS 利便

附近新開了一家「超級商店」（我不喜歡簡稱「超商」），名叫「全家便利商店」。原來就有「7-ELEVEN」和「萊爾富便利商店」，變成雜貨店爭霸戰。

台語有很多詞和華語是倒過來說的，台語習慣把關鍵的重點放後面而讀原調，這是很重要的特色，如「便利」台語是「利便」，意思是「有利於方便」，而「便利」變成「方便於其利益」。在住家附近開「雜貨店（kam2 仔店）」的原意是「社區的住戶要買日用品不用走遠路」，「利於顧客的方便」，立意甚佳，但中文寫成「便利」，豈不是指我們去購物「便於其利」，生意人未免太現實了。

語言心適講(15)

陳明仁

——土豆VS 塗豆

某電視新聞台語新聞說「花生及玉米行情如何」，朋友在笑。我想到台灣很多物產皆被改了名，街頭賣「烘番薯」寫「烤地瓜」，「番薯糜」變「地瓜粥」或「地瓜稀飯」，「kin 蕉」變「香蕉」，柑仔蜜（臭柿仔或TOMATO、KAMATO）變「番茄」，柑仔變「橘子」，「柳橙」的「橙」本應讀「登」的音，卻讀「成」的音。日常的「灶趺」變成「櫥房」，如果有一天有人將「電火球仔（或電火珠仔）」台語說成「電燈泡」，我也不會感到奇怪。

台語的「土」，讀第二聲，陰上調，指的是「整遍的，抽象的」，如土地、本土、鄉土、土直……。若具體的泥土，則讀第五聲，陽平調如「塗」，華語則二者不分。故花生應是「塗豆」，不是「土豆」。讀後者，則音、意皆差。

語言心適講(16)

陳明仁

——爬山VS peh 山

朋友常勸我多運動，謂「爬山」有益健康。我問他「你們去山上都用『爬』的嗎？」按「爬」是不會走（行）路的孩子，手腳並用在地上移動的動作，或太陡峻必須要用到手（爬從「爪」）。通常說的「爬山」僅是「用走的」，不是專指「攀岩」的動作。

朋友問我，那台語的peh 山，華語要怎說，能說「登山」嗎？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真確。「登」固然有「至高地」之意，但指的是「已到達高處」，並無「在往高處過程中」之意，如「登陸」、「登臨」、「登基」等。總之，台語的「peh 山」就對了。

每次搭飛機，廣播小姐都用台語說「往高雄的飛機要開了，請旅客『登機』！」我都以為要請旅客「當皇帝『登基』了」，有些「暗爽」。其實說「請旅客『上飛機』」就可以了。

語言心適講(17)

陳明仁

——有名VS 出名

朋友知道我多年從事台語寫作、教學、推廣，近年來，教育體制已同意母語教學，友人恭喜我說「你真僅就會有名了！」

我有時會開玩笑回答「我自出世，老父就有給我號名，毋是這時才『有名』。」

「有名」一詞，應是源自日語，也沒什麼不對，但就是覺得怪異，不若「出名」來的明確。

台灣或中國人很喜歡「在歷史留名」的觀念，好像寫作或做事都是為「求名」、「求利」。小時候，家父常鼓勵我「好好仔讀冊，後擺通出名趁大錢」。我從小就疑惑，「求名求利」難道就是讀書的目的嗎？若所謂的「知識份子」不為他人「求公義、公道」，那「受教育」意義何在？對人類、土地何益？也許只是我的痴想罷了。

語言心適講(18)

陳明仁

——漢堡VS 米國割包

友人因夫妻皆上班族，小孩乏人照顧，請來故鄉阿母幫忙。孫子吵要吃「麥當勞」的「漢堡」，阿媽（祖母）聽不懂，請教識字鄰居，鄰人以「麥當勞」台語發音告知，老阿媽疑惑哪裡有在「賣銅鑼」。又描述「漢堡」樣式，阿媽說「那是米國式的割包」。可見只會單一台語的阿媽對語言比較有創造性。

按Hamburg 是德國西北部的城市，中文翻譯成「漢堡」，而hamburger，是夾牛（豬）肉餅的三明治（此詞也翻的不像食物），中文也翻成「漢堡」，有點倒人胃口。日本人將此物，省略「ham（火腿）」，說成「bagah」，音如同「馬鹿（傻瓜）」，我不知，赴日本時，打工（ARUBAITO）的小姐問我是不是要「bagah」，我說「我不是馬鹿！」

阿媽聽到原來「米國割包」的原音是「hambueger」，意思是「夾肉之三明治」後，大聲說「那應該是『和肉合(ham7 bah kap)』！」真是天才阿媽！

語言心適講(19)
——魚刺VS 魚翅

陳明仁

友人要請我吃飯，並誇說其妻買了「魚刺」要請我這個貴賓。

我愧不敢當，開玩笑說「『魚刺』連貓都不吃，還吐出來，怎用來請客？」

蓋「魚翅」是指鯊魚鰭，「翅」與「刺」說華語時，台灣人不會發捲舌音，發音近似，故從「魚翅」誤為「魚刺」，台語也說成「刺(chhi3)」，應說「翅(sit8)」才對。

類似的錯誤還有些，如北部七星山、大屯山盛產「箭竹」，其竹籤細，有如「箭」般，故名。但市面上賣的「箭竹筍」，台語應說「箭筍」卻常說成「劍筍」，也是因為「箭」與「劍」華語音同，台灣人誤「劍」為「箭」。台灣並無「劍竹」何來「劍筍」。

語言心適講(20)
——餓VS iau

陳明仁

至友人家吃便飯（家常飯，與大小便無關），見其孩子靜坐一旁，問說「怎不一起吃」。其母說「伊腹堵（肚子）無爽快，先生（醫生）要他iau 一頓。」

我告訴她，不能說「iau 一頓」，要說「餓一頓」。

「iau」是想吃的感覺，只有當事人才會知道，過餐未吃才叫「餓」。華語兩者不分，台語是不同的。另外「飢」則是「長期的吃不夠」。

華語「肚」不分內外，台語在外的稱「堵（音tou2，陰上調）」，在內的稱「肚（音tou7，陽去調）」，所以部位稱「腹堵」，腹內有「肚」。

語言心適講(21)
——小心VS 細膩

陳明仁

不知道華語何時才有「小心」這個詞的，「小心眼」表示「沒有度量」，而「小心」卻是「注意」的意思！

現代「小心」「注意」竟也都進入台語詞彙了，原本的「細膩」「斟酌」反而不常聽到。「細膩」這個詞很特別，在台語有好幾種用法，除了「小心」、「注意」之外，還有「謙虛」、「客氣」之意。不過在這方面的用法也被「客氣」取代了。華語為何會用「客氣」這樣的字眼，也很奇怪。台語說「好禮」、「細膩」表示「客氣」，而「好禮仔」卻表示「小心」、「注意」、「斟酌」。前者如「你這麼好禮」「你這麼細膩」，後者如「路真暗，得好禮仔行」，「行路得斟酌，才不會跋倒」。

語言心適講(22)

陳明仁

——墓VS 塚

中文的口語可能為避免同音字太多，很少有單音節詞彙，明明「墓」就可以了，講話時一定要說「墳墓」，事實上「墳」與「墓」在書面語上意思沒什麼不同，只是重疊用而已。台語則沒有用到「墳」，但有「塚」。

本來中文的書面語也有「塚」，但都會加個形容詞如「明月照孤塚」、「獨留青塚向黃昏」……，但口語已少聽到。

「墓」與「塚」的不同處在於，「墓」是較有管理、有秩序的，而「塚」比較像野墳、亂葬崗，兩者相較，塚比墓陰森。台語歌「墓仔埔也敢去」，若「塚仔埔」恐怕就不敢去了。也有人說「塚」是較高地的「墓」，意指「山丘」「崙」上的墓。

俗語說「田講墓，煞講塚」，坊間有出版品解釋為「故作文雅」。其實墓與塚在台語中都是常用語，無所謂「雅」與否，這句話是指「正經的不說，卻說那些野狐禪」。

語言心適講(23)

陳明仁

——牆VS 壁

前曾談到華語口語的單字詞常添（加）一字，作雙字詞彙，有時添的是同意字，如「添加」、「墳墓」，有時添的卻只是相關而已，意思完全不同，如「霜雪」、「田園」、「牆壁」……。

霜是在地上的，雪會飄落。田是要「淹水」耕作，「園」是乾作。這些勉強還可湊在一起，但「牆」與「壁」卻是兩碼事。

台語中「牆」與「壁」是不可能並用的，「牆」是用來區隔「產權」的，牆外的土地所有權與「牆內」不會是同一主。「壁」僅是用來「隔間」用的。

語言心適講(24)

陳明仁

——房、屋VS 厝、宅

前曾談到華語的口語疊詞，房屋亦是一例，「屋」台語是「厝」，而「房」是「屋內的隔間」，用「壁」隔開，台語稱「房間」。售屋者常稱「幾房幾廳」，其實台語單稱「房」指的是「家族的分支」，如「大房、二房、小房」，指的是家裡第二代的排行，如「老大、老二、老么」。

華語常尊稱某人「家」為「府上」，而謙稱則為「宅」，故常見門口掛有「王宅」、「李宅」等字牌。台語的「宅」（音theh8，如「提」東西的「拿」）是常用語，指的是「有圍起來的空間」，用在「屋宅」則必須要有「牆圍」（華語「圍牆」），一般的都市住家，是沒有圍牆的，那就不能稱為「宅」。

有時「果園」、「菜園」為防外人或動物侵入，也有用籬（笆）圍起來的，也可稱「宅」，如「果子宅」。有些大家族，已經分了家，但仍共住在同一牆圍內的屋子，這時，也用「阮同宅仔內的」，表示是屬於「同公族仔」。

語言心適講(25)
——非法VS 不法

陳明仁

中文爲了要簡化，書面語也常「詞性亂用」，像「非」與「不」，前者通常是用在「形容詞」，後者則爲「副詞」，但「非法」與「不法」則沒有太明確分別。

「非法」照字面解，應爲「不是法律」，像道德觀、宗教習慣之類的，違法法律或不遵守法律應是「不法」，所以說「不法之徒」。那「非法營業」應是「沒有經法律許可的營業」，而不是「違法的營業」，「非法」並不一定是「違法」。

同樣地，「非常」表示的是「不是常有或常態」，但在華語中的「非常」等於「很」，幾乎每篇文字中都會用到「非常」的字眼，既然是「非常」，那怎會變成「常用詞」呢？日文的「非常」就用的「非常（很）」恰當，如「非常口」，指的是「緊急出口」。「非常時」就不是「平時」。將「加強詞」當作「平常詞」用似乎已是華語的習慣，竭誠僅是「誠懇」的意思，「十二慢分的歡迎\感激」和「歡迎\感激」沒什麼差異，感激和感謝也差不多。「狂賀」變成「道賀」的普通用語了。台灣人若受這樣的文化影響，久而久之，將會變成「非常」誇張的族性。

語言心適講(26)
——廣播VS 放送

陳明仁

有關聲音或影像媒體的播放，華語說「廣播」，台語則沿用日文的「放送」，但近代人很多已改說「廣播」了。

「廣播」是就「預期的結果」而言，媒體存在的主要目的當然希望能夠「廣爲傳播」，但那是「主觀意識的延伸」，並非「客觀的必然」，用在商業上，討個「好彩頭」是可以理解的，有如某個商店取名「興旺號」一般。但「廣播」一詞用在「普通名詞」上，未免令人覺得動機太「利己」，不若「放送」，僅是陳述「發送資訊或節目」那麼平實。

台語或中文取用日文漢字詞而改成自己的發音，這類的詞彙很多，與中文共同的都還在使用，如「機關、文化、文學」等。台語獨有的如「割引（打折、優待）」、「小使（工友）」、「貸切（包車）」等，卻已逐漸式微。

語言心適講(27)
——火車頭VS 火車母

陳明仁

由於習慣的不同，有些台語詞雖寫成的漢字與華語一樣，但意思卻不同，如「火車頭」在華語的意思是指「帶動火車的機關車」，日本人亦稱「機關車」，這三個漢字在台語指的是「火車站」，華語的「火車頭」翻譯成台語是「火車母」。

華語的「麒麟」指的是一種傳說中的吉祥物，Johnny Kong（孔仲尼）的春秋著到「西狩獲麟」，指的就是這種怪物，而台語的「麒麟」卻是指「長頸鹿」，爲了怕混淆，也有加稱「長麒麟」或「麒麟鹿」的。所以一樣的「火車頭」、「麒麟」，讀華語與讀成台語發音，其意思是不同的。

「頭」這個詞在台語裡用途很廣，不一定是指「頭部」，如「地頭生疏」、「路頭無熟」、「頭路」、「檣頭真濟（工作很多）」、「力頭真飽（很有力）」等，和「頭部」或「首領」等無關。這樣的「泛用詞」在台語中相當普遍，又如「路草」、「市草」、「漢草」等，指的是「狀況」，和「植物的草類」是無關的。

語言心適講(28)
——高粱VS 番黍(se2)

陳明仁

小時候常去抓「金龜」，當時知道金龜喜歡在「番se2（音同『洗』）」上，該植物被種在園仔頭幾棵，鄉下人取其枝綁成掃帚，其籽可泡茶，並無人大量種植。

幾年前因寫了一篇台語短篇小說名「番se2 花」，才仔細查詞典及植物書鑑，始知「番se2」即「高粱」，漢字寫成「番黍」。「高粱」和「番se2」都是我熟悉的詞，竟不知是一物。

高粱是中國北方人的主食，可能因長得細高而名。台灣因不是原產地，才以「番」命名，又其屬「黍」類，故造成此詞。中文這樣的造詞習慣很發達，如「番茄、番椒（辣椒）」、番石榴……，「胡瓜、胡琴、胡笳……」，後來被洋人船堅炮利打怕了，不好意思再稱番道胡，改為「洋蔥、洋行、洋菜……」。台灣也受了這種夜郎自大的「沙文主義」影響，用「番薑仔（辣椒）、番仔火、番仔油……」的造詞法。這類的文化惡習，終於退休了。

語言心適講(29)
——謝籃VS siaN7 籃

陳明仁

民間去相香拜拜時，會提一種竹篾編的籃子，內置香、金紙、銀紙等物，俗稱siaN7 籃，但漢字常被寫成「謝籃」，可能以為要「答謝」神明，故名之。

其實siaN7（音如「謝」，但要加鼻音，如「聲」但讀陽去調）是「盛禮物之器」，柴（木頭）做的，四方形，兩邊有杆，兩杆再加欄，或兩邊板上留孔，可穿上竹竿，這樣可以前後兩人扛。以前新娘嫁時，輕軟嫁妝（如衣飾）會置siaN7 內，鄰人幫忙扛，行在新娘轎前，向人誇示。小時候曾聽說鄉裡富（音pu3）戶嫁女，妝奩豐厚，扛siaN7 行伍前面的已過西螺溪，尾行（後面隊伍）尚未下溪（當時西螺大橋未起），可見那新娘的嫁妝不僅一牛車，甚至數百siaN7。

用竹篾製成籃子以盛禮的稱「siaN7 籃」，也就是說「籃仔形的siaN7」，故不能說是「謝籃」。

語言心適講(30)
——賺VS 趁

陳明仁

華語說的「賺錢」，台語稱「趁（此字借音，音than3）錢」。

台語也有用「賺（音choan2，如華語音，但不捲舌）」的，如「賺食（音chiah8）」，但意義不同，「賺」是較負面的，有不勞而獲之意，或是「騙取」。台語有少數詞採華語發音，但意義上都較負面，如指稱別人並沒有比較厲害或聰明等，就說「你無卡長啦」，此處的「長」要發「chhang5 的音，如華語，但不捲舌。如果有人真的比較行或能幹，卻沒有「你有卡長」的說法，也就是說，只用在負面方面的。

可能是那個時代講華語的人給台灣人的印象都不好，吃喝拐騙的，所以台灣人就學會了這些詞的發音，用了嘲弄他們。

語言心適講(31)
——等路VS 伴手

陳明仁

台灣人尚禮數，造訪作客必攜禮物，價值不貴，以水果、零食、糕餅等食物為主，這些禮數各有名稱不同，拜訪他人時所攜之禮物稱「等路」。以前交通不便，出門要先看日子，然後寫信告知對方，到了當日，對方會告訴孩子某某親友會來，讓孩子們去路頭接候，客人爲了不使「等路」的孩子失望，故帶了孩子們喜歡的零食，稱爲「等路」。

等客人欲返家時，主家會準備家裡「土產」(omiyage)讓客人帶回家，因客人來時手裡有「等路」，返時「空手」，故將回報的禮物稱爲「伴手」。

另外有一個詞稱爲「手信仔」，就是「禮物」的意思，不論是「等路」或「伴手」皆通稱爲「手信仔」。

語言心適講(32)
——過往VS 來往

陳明仁

某日聽電台台語新聞：「水源路有水管爆空（破洞），水汪汪流，請過往的人要注意。」其意思是籲請「往來的行人」注意，但「過往」在台語是「死了」的意思，變成「要死人小心」了。

另外台語也有將「死亡」稱爲「過身」的，有一外籍人士，聽台語老師教說「將死亡稱爲過身比較有禮貌」，去市場買魚時，爲了確定該魚是否新鮮，問老闆說：「請問，你的魚是什麼時候過身的？」

也有某電視台主持人介紹來賓時說：「在我左邊的是張委員，在我右邊的是李老師，在我身後的是王小姐。」王小姐抗議說：「我死了嗎？」在華語中通常「身後」指的是「死後」。

語言心適講(33)
——不收現金VS 只收回數票

陳明仁

高速公路收費站，有「回數票專用車道」，在收票口前，特立了一面標示牌「不收現金」，我有日本友人開車經過，問收費員是否可刷卡或開支票，收費員說「不行，只收回數票」，日本人問她：「但是我沒有回數票，不能用其他方式付款嗎？」收費員說：「誰教你不看清楚，去隔壁車道買一張回數票交給我。」日本人問說：「你們爲什麼不寫『只收回數票』？」收費員答：「意思還不是一樣！」

經常看到標語「酒後不開車」，一直不知道喝酒「後多久」不能開車，如果是「法律」用語，應該是「喝酒到會影響開車安全就不能開車」，可簡稱爲「酒醉不開車」較精確。也有說「開車不喝酒，喝酒不開車」，是不是要駕駛人「不要一面喝酒一面開車」？實在是語意不明。

語言心適講(34)

陳明仁

——挨VS 靠

火車常會廣播：「本列車下一停靠站是新竹。」「靠」的意思是兩物接觸到了，若只是接近而已稱為「挨」，火車在站上只是「挨著」月台而已，沒有「靠」上，不過現在的華語已不那麼講究了。

自強號列車車廂前已有字幕服務，如前述「本列車下一個停靠站——新竹」，其實廢詞太多，「下站——新竹」表達的意思沒什麼不同。

體育台主持人播報九號球比賽時每次都說：「用力一衝，沒有任何一顆目標球入袋。」他要表達的意思其實只是「沒有球進袋」而已。

語言心適講(35)

陳明仁

——片VS 遍

常看到這樣的文字「一片美麗的風景」。「片」是指「細小的」，如「刀片」、「唱片」等，這裡指的應該是「一遍風景」。台語分的更清楚，最小的是「phiN3」，再大一點的稱「phiaN2」，最寬廣的則為「phian3」，前兩者漢字皆寫成「片」，後者寫成「遍」。

另外，風景，台語稱為「光景」，風是用感覺的，看不到，景色與光的結合才是我們觀賞的主目的。

語言心適講(36)

陳明仁

——唱片VS 曲盤

現在唱片、錄音帶大多被「C.D.」「L.D.」等「大碟」取代了，唱片台語稱「曲盤」，昔日的唱片主要是收錄音樂、歌曲，雖然很多是「唱的」，但也有只是「演奏的」，所以台語稱「曲盤」，比「唱片」寫實些。

早期的曲盤質料不同，通常一張曲盤只能收錄一首歌曲，所以台語歌的量稱，一首歌稱為「一te3（塊）歌」，當然也有稱「一條歌」的，但年長的台語藝人還是習慣稱「一te3 歌」。

語言心適講(37)

陳明仁

——碟VS 盤

大多數的人都能分別「碟」是最小的盤子，「盤」就大多了，「碟」通常是盛「醬油」等「調味料」的，俗語說「豆油借伊醞，煞連碟仔都捧去」。將「飛碟、磁碟片」等稱「碟」還是太大了。

台語在「碟」與「盤」之間還有一個中間大小的稱「phiat（撇，借音）仔」，一般我們家常吃飯，盛菜的大部分只用「phiat 仔」而已。

另外，餐廳「走桌的」（上菜員）一次要端很多盤菜，會用方形鉛盤置菜，稱為「桶盤」，這個詞在「水滸傳」中出現過。這一類的器具，台語統稱「ke-si（家司）」或「ke-siN」，水滸傳中也有，寫成「家生」，應該也只是借音而已。

語言心適講(38)

陳明仁

——菜VS 鹹

現代人上菜市或超級市場不論買青菜或魚、肉都說「買菜」，其實在台語中不是這麼說的。以前鄉下人「買鹹無買菜」，「菜」當然是指青菜，台語稱「菜蔬(se)」，但是魚肉等，台語稱為「鹹」，鄉下人都有園子空地可種菜，不必花錢去買，魚肉等就沒有辦法了。過去因為貧窮，買了魚肉，爲了省點吃，就放鹹些，能下飯爲要，少吃些，也要吃得久，不鹹怎麼成？

鹹除了魚肉等葷類外，也指醃漬物，如蘿蔔、黃瓜等，豉過後，可下飯，稱「鹹母」，若再豉鹹些，就變「鹹ke5（音枷）」了。

語言心適講(39)

陳明仁

——做VS 作

很多人分不清楚「做」與「作」的用法，在中文，「做」用在較具體的，「作」用於較抽象的，如「做對」是「做對子」，「作對」是「與之爲難」。「做事」、「作弄」。

台語雖然也是類是中文的分法，不過在讀法上有明顯的差別，「做」讀「cho3」或「choe3」，「作」文音讀「chok」白話音讀「choh」。「做事」，「作田」，事情是可以被「做」出來的，但「田」本來就在的，需要被人去「耕作」。事情是被「做」出來的結果，田則是被用來「作」的主體。

有一個詞「做作」，很有意思，本來是「抽象的作」，卻被拿來具體的「做」，那就是不實在的一種身段。

語言心適講(40)

陳明仁

——填VS thun7

這個thun7，找不到漢字的近似音，應該是「吞」讀成陽去調。「填」讀成「添」的陽去調「thiam7」。爲什麼會說這兩個音呢？常聽友人說：「海埔新生地是填塗造陸。」有時候生產過剩，會將作物拋入海中，以免賤穀傷農，叫做「填海」，「填」的意思是不要了。而將廢土傾入海目的是爲了造成新生土地來使用，叫做「thun7 海」，thun7 表示做底、打基礎，是正面的。海埔新生地應該是thun7 塗（土）不是填塗。

各語言都有基本語根學，台語韻尾是un 的，多表是穩定、穩重的意涵，如「尊、穩、屯、蹲……」，而韻尾是iam 的多表負面，如「險、鹹、閃、尖、辛(hiam)、減……」。現代人常赴宴會而吃不飽，最好行前肚子先吃些東西「thun7 底」。

無論華語或台語常「瞞」與「騙」合用，如「瞞騙」、「瞞父騙母」，其實兩者意涵不同，知而故意不言謂之「瞞」，明知如此卻故意說成那樣稱「騙」。

「瞞」是「m」聲母，合唇音，「不」台語發音就是「m7」，不開口。所以「瞞」僅是「不說」而已，罪較輕。有些事寧可不言也不騙人，較有君子風度。

「騙」在台語有兩種發音，我們較熟悉的是「phian3（音遍）」，就是上述之意，在台語中「phian3」不一定是「不好的」，如孩子哭了，「phian3 一下」，就沒有欺騙的意思，但另一個發音「pian2（音匾）」就是存心「騙人取利」了，如金光黨、拆白黨就是專門在「pian2 人的」，我們稱為「pian2 先仔」，此處常有人寫成「仙仔」；「先仔」是「先生」的「歧視稱呼」，若「仙仔」則變「美稱」了。

俗語說「田無交，水無流」，坊間常寫成「田無溝，水無流」，這不是漢字問題，而是意思完全弄錯了。

田當然「無溝」，有溝如何種稻？農業社會，灌溉用水是最重要的，灌溉溝圳引水下來，沿途先經之田先淹水，等水淹夠了，才輪到下一畦田，若田與田有相交，水才能相互交流，台語稱「相透流」。通常這句話指的是「錢財」，將「錢財」稱「錢水」是慣例，若有人向他人借貸，如互相有商業關係，平常有錢財往來，則可以考慮，否則雙方「田無交，水無流」，豈有答允之理？

華語的「瘋」台語常被譯成「siau2（俏，音小）」，在台語裡，兩者是不同的，俏在台語裡是華語的「瘋」沒錯，但台語的「瘋」則是「熱中於某事過度」，如「俏查某」意思是「瘋了的女人」，而「瘋查某」，是「熱中於追求女人」。前陣子台灣人在「瘋六合彩」，現在則在「瘋樂透」。

台語俏另有「發情、發春」的意思，動物發情就稱為「咧俏」，人類發情不稱「俏」，而稱「起chhio（音笑，讀陰平調）」。

其實古漢語也有將動物發情稱為「瘋」的，只不過當是沒「瘋」字，寫成「風」，如「風馬牛不相及」，意思是「兩個國家離很遠」，連發情（瘋、風）的馬和牛猛跑都遇不上，引申為「差太遠了」或「不相干」之意。

語言心適講(44)

陳明仁

——契VS 約

「契」與「約」現代差不多合用了，本來是有些差別的，「契」用在比較慎重或較正式的約定，約比較口頭。後來「契」演變成以文書登錄為憑據，約則較不具法律效應。但近代則混用，如寫字契，番仔契，舊金山和約……，都是文書為證之意。

男女口頭答應見面稱「約會」，如有一方違約，應不能訴之法律求償。

台語將女性婚外情（不倫戀）的對象稱為「契兄」，意思是比口頭約定關係還重要，漢語中如華語、客語、廣東語……，都有契兄、契弟、契子等詞，只是有的表示的是「義子」之類的意涵。市面上有將「契兄」寫成「客兄」是不對的。

台語俗話說「契兄公卡大過天公」，是說有外遇的女性對情夫比本夫好的笑談。

語言心適講(45)

陳明仁

——貺VS 贈

「貺」音「heng7 讀如杏」，在華語是賞賜物品，但台語有不同的內涵。台灣人很講禮數，如果是用「貺」的，就不是單純的贈送人家禮物而已，收到別人「貺」來的禮物，就得準備要回禮。如果有人生兒子，贈來油飯，稱「貺油飯」，收的人將油飯取出，碗洗乾淨，再盛米送回，才合禮數。又如果有人嫁女，送來訂婚喜餅，稱「貺大餅」，收的人要回送準新娘子禮物，這些禮物稱「添妝」，就是「添增妝奩」的意思。

俗語挖苦吝嗇的人說「殺（音thai5）豬公無相請，嫁查某子才咧貺大餅」，民間大拜拜宰大豬請客，這是白吃的，不用包禮金或回報，俗稱「吃免驚的」，這麼好的事，不請我去，等到要嫁女兒了，卻送來大餅，要我回禮送「添妝物」，豈不是不盡人情。

語言心適講(46)

陳明仁

——賒VS 欠

「欠」是應還未還，是通稱，「賒」是購物未付錢。「欠」不一定是購物才引起的關係，向人借錢或承諾未償都是「欠」，「賒」僅用在「買東西」。

昔日農村或民間錢銀不便，購物時各有一本帳簿記帳，待收成或領薪才稱還，都是用「賒」的，「欠」是「賒」的結果。現代人很少在「賒」了，不過用信用卡購物也是一種「賒」，只不過「欠」的對象不是該商店，而是銀行。

另外，民間互相貸款，長期要付利息的稱「借」，短期週轉不付利息的稱「chhoah」，可能和「水流急」的「泄流(chhoah-lau5)」有關，表示急用。

語言心適講(47)

陳明仁

——租VS 稅

現代華語有些變化很大，如「租」與「稅」，本來「租」是人民繳給政府的「錢糧」，如「大租、小租、人頭租、水租、田租」，而民間賃物稱「稅」，如「稅厝」要納「厝稅」、「稅尪仔冊（漫畫書）」。

現在華語稱給政府的為「納稅」，而民間卻稱「租房子」繳「房租」，久而久之，連台語也被同化了，「繳稅」如果說「納租仔」反而人家聽不懂。

語言心適講(48)
—— 電梯VS 流籠

陳明仁

學校新設一架電動升降機，語音服務竟然是先台語後華語，校方以為是本土意識職員向承造商指定的，結果不然，該公司原始就如此設計的。

電動升降機，現俗稱「電梯」，早期台語卻名「流籠」，借名自山間的簡便交通設施。「電梯」顧名思意，要有「梯」狀物，用在「電扶梯」比較符實，升降機還是稱「流籠」或「電流籠」較寫實，若以現代化而言，以日式外來語稱「ELEBETA」也無不可。

台北有了捷運後，當局為了維持交通順暢，會廣播呼籲使用電扶梯的客人「不趕時間的靠右站，左邊讓趕時間的可同時步行」，效果不錯，但仍有情侶親熱並站，防礙暢通。

語言心適講(49)
—— 電腦VS 資料處理機

陳明仁

我不懂電腦，十幾年來，電腦僅是我的文字處理機或資訊交換機，但就我所了解，目前的電腦似乎還不能做想像性的思考，例如做文學或藝術創作，但「人腦」卻可以，所以，「電腦」這個詞不是很精確。

在電子計算機的時期，就有人稱之為「電腦」了，「腦」不僅能「計算」、「記憶」，更重要的是「創造性的思考」，到現在的「電腦」還達不到這個層次，是不是稱為「資料處理機」或「資訊交換機」等較符合事實。

語言心適講(50)
—— 大哥大VS 手機

陳明仁

現代人被電話綁住了，尤其是年輕人，幾乎電話不離口，坐車、走路、吃飯……，都在講電話，筆者喜歡坐長途汽、火車時睡覺，卻不斷被別人的手機響聲吵醒，真希望能多體貼別人，開振動式的。

手機是本土式的稱呼，正式名稱好像是「行動電話」，但也有人稱「大哥大」。手機的台語全名是「手機仔」，意思是可拿在手上的電話機，但又沒原機那麼大，故加「仔」，表示「較小的」意思。行動電話也不太對，電話是不會「行動」的，可攜式電話說的通，至於「大哥大」就不合「時地」了。

「大哥大」源於香港，表示黑道上最大的大哥，台語說「盡磅大的」，初有「行動電話」時售價很貴，只有黑社會大哥才會擁有，故名之。但現人手一機，以「大哥大」名之，既不本土，又不符時。